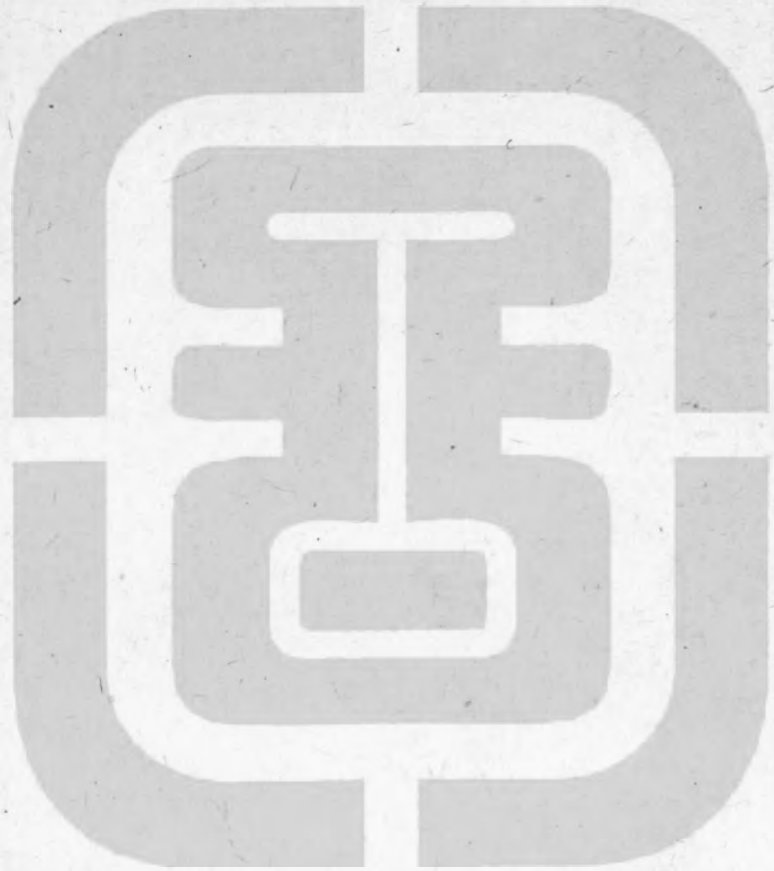


涑水集





家藏詩集叙

余先世居楚之衡山以勲胄相繼迨入

國朝散騎舍人定聰遷吳生存心府君遂

占籍長洲吾文氏俛首文學啟尚儒行自

存心公始存心冢子曰涑水公諱洪字公

大成化乙酉舉孝廉署教易州之涑水薦

行勤學世稱大儒雅好吟咏不事副墨以



故興至成篇輒復散去所藏括囊稿蓋十
之一二云涑水冢子溫州公諱林字宗儒學
者稱交木先生成化壬辰進士博洽典籍有
經濟才未大究而卒于溫。人至今尸祝之
少工詩文多經世語非直騷人墨士咏情嘲
景而已所刻溫州集行世久今其文不載而
載以詩仲子中丞公諱森字宗嚴成化丁

未進士仕終右僉都御史其為詩往往口
占不暇留筭故不多得所存止百餘首先
大父待詔府君諱徵明字徵仲別號衡山
是為溫州公仲子端方廉介于書無所不
窺以薦入翰林尋告歸優游林壑垂四十
年而前後吟咏甚富自題曰甫田集今于
全集彙選而自為一帙焉先待詔長子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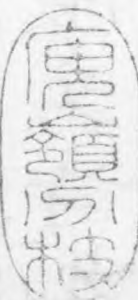
余先君也諱堃字壽承操履真純問學閑博視世味泊如也晚官兩京國子博士所著詩最盛一日手一編示不肖曰是吾檢平生之作而刪取二三毋務繁也故不肖仍次梓之不敢雜以餘言余并和州學正嘉字休承與先君同所出古貌古心墳篋迭和其所撰述多隨手應鼻輯存數帙于歸來堂竟為

好事者携去今僅借題幅抄錄百首以識不忘歲丙戌余解組歸則與家弟子悱嗟板本悉朽先澤日湮也廼捐薄俸重校而售之剞劂且以效嚶之語綴於末簡而子悱弟蘭雪齋集附焉夫譚詩家者詎不以先太史濬其源吾父林衍其流哉而淵源所自則涑水溫州中丞公已為之前旌矣

鏗成客曰子大夫世簪紱而世詞翰勵節
樹勛為三吳典刑庶幾晉王恬氏與余起
而謝曰不穀無似不能顯揚先人令德安
敢望王氏惟是藟編輝映世澤不磨爰鋟
成冊藏之篋笥俾後世子孫有所攷求斯
或不朽云爾萬曆戊子冬仲玄孫肇祉謹
識

文涑水詩集

震澤王鏊



故易州涑水縣學教諭文先生蘇之長洲
人也古貌古心清苦力學尤深於易吳
下士多從之游從游者多去為顯官而先
生久不達晚乃授涑水教諭未幾輒自免
歸以卒初先生於世無所好願獨好為詩

時有張豫源者實与之相上下豫源天才
豪宕奔佚頃刻千百言見者辟易先生叻
焉如不能言而興寄閒遠有唐人之風焉
初讀之若簡澹咀嚼之久乃有味乎其言
也故豫源之名大噪吳下而先生則以經
學名非與其游者殆不知其工於詩也憶
成化初鑿侍先少傅於太學始學為詩先

生過之授以詩法今老矣于其言未之能
忘而亦終莫之至也聞其家有所謂括囊
藁者思一見而讀之則未暇也今年春先
生仲子監察君森始出以授鑿讀之數過
未嘗不喜其精而恨其少也雖然詩豈在
多乎哉襍著若干篇監察君選附于後先
生諱洪字功大 贈太僕寺丞今列祀郡

膠之鄉賢祠

正德辛未二月之吉

文涑水詩叙

長沙李東陽

括囊稿者涑水教諭贈南京太僕丞
文君功大所著詩也其子知溫州府
林欲刻於郡齋未果而卒今南京太

泃水序
僕少卿森手自編校刻於家比上京
師請序首藺夫士之為古文歌詩者
每奪於舉業或終身不相及山林巖
穴之間雖富有述作或不本之經術
卒未免支離畔散而無所歸論者蓋

兩難之贈君蚤邃易學執經問業者
往往掇巍科階膺仕以去君獨不時
售累舉僅得一第而程試之暇不廢
吟諷其所為詩又尚風韻有節制寧
朴而不為巧寧簡而不為汎故雖月

漢水序
又二
累歲積而其所自擇者止於如此且
其古體有警身慎獨語尤詞人藝匠
所不能道非根於經術者能然乎夫
經學之於詞賦深淺難易固不俟論
然苟可以合繩墨取名籍而止顧不

若行四方傳後世者其難尤甚故父
子祖孫世守經業者時不乏人而詞
賦之承傳殆不數見文氏兄弟繼舉
進士職業治行光於前人又皆以詞
翰侈聲聞東吳文獻於是徵焉君

之孫徵明方績學待用尤善楷書是
稿其手錄者故附書之

正德十年二月朔

自序



文洪功大



古人於詩以發情止義為主故不必工不
必不工工則泥於雕琢不工則流於鄙近
余性喜作詩少與內兄張豫源共學日有
所課不間寒暑稍長從事舉業遂置去不
省潦倒場屋垂三十年童習忘之久矣然

燕居遊賞間閑霸逆不能終忘也一時欲
言之旨略已就之殼率間自評之謂如春
山早鶯初出深谷舌弱語澁不能成聲蓋
雖不涉雕琢而鄙近特甚欲求所謂發情
止義而合和平醇厚之旨何可得哉暇日
檢前後所作汰其已甚得百篇聯錄為冊
時自展適不敢示人因命為括囊稿云

文涑水詩

贈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前易州涑水縣儒學教諭文洪著

村墅雜詠五首

其一

避地心方定耽詩癖漸增閉門防俗客下榻待高僧
遠志雖雲驥生涯尚雪燈 聖恩原曠蕩潦倒愧無
能

其二

春雨朝初霽居南似錦沙野猿窺落果林蝶戀殘花
引水斜疏沼編籬密護家何馮消永日欹枕讀南華

其三

納涼開北墉防雨覆西垣自得翻書趣渾忘對客言

徑陰螻蟻集林暝鷓鴣喧分得清溪水時時灌藥園
其四

楊柳津亭北幽軒瞰碧波綠鋪雲葉足紅落雨花多
載鶴湖中放看猿澗底過有時攜短策松下聽山歌

其五

地僻意還便春來物物妍微風翻麥浪淺水浸荷錢
林靜疑塵外山晴落枕前幽情忘不得次第入詩篇

詠泉

噴雪蒸雲不盡頭玉龍飛下碧山秋江湖莫作閒風
浪須向人間旱處流

柳枝詞

芡葉寧如荷葉香素絺那比葛衣涼人生莫學章臺

絮飛去飛來枉斷腸

對菊

蓐收肅霜威草木咸凋瘁睠茲東籬藜孤芳可人意
迎風散奇芬浥露含幽思吾生抱孤僻茲焉獨云契
醉誦離騷經閒咏柴桑句外慕苟不羈蕭然有真味

夏月行畦

隔田疎雨浥浮埃信脚郊原意暢哉桑葉漸稀蠶欲
老菜花都盡蝶空來農歌時逐車聲起藜杖遙隨落
日回景物清妍還滿目臨風欲賦愧無才

送祝先生維清赴召

錦服才看故里遊又隨嚴詔向神州依歸誰不
歡衿佩簡注其如切冕旒紅霧一庭螭陛曉清風

千里桂林秋乘時早建平湖策丹鳳重鳴十二樓

五雜俎

五雜俎宮錦袍往復還挈冰棹不得已南郭逃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鸞鏡護常深留待君歸日持將照妾心

題畫

浩浩前山雲盤盤後山路我欲訪僊源歸來恐迷誤

杭州感舊

髻角隨親客武林六街行樂及芳辰翠分螺黛三峯
曉花擁笙歌萬戶春青幙紅欄臨水店竹輿油笠看
山人十年歷歷重遊事慌忽前生與後身

南行舟中雜述

露白沙涼月滿空雁聲歷歷度西風客程尚與鄉關
近歸夢如何便不同

兀兀蓬窓意不舒苦無人與寄家書家人此際應相
說知過錢唐幾日餘

蘭橈乘月渡錢唐萬事辭家已漸忘惟有老親牽夢
寐宵來三度在高堂

力挽孤舟涉急湍溪流如箭湧狂瀾長年為指前頭
水此是南行第一灘

九里龍

峭壁攢峯一萬重小舟曲折亂山中濤飛近渚潮潛
應岬轉迴塘路細通蔽野瘴雲朝霧黑帶溪霜葉晚
霞紅書生小濟心私慶十日蒲帆逐順風

烏石灘

百川過雨灘聲亂渺渺雙蓬湍急流山氣蒸雲斜走
馬浪花飛雪倒行舟參差漁網斜陽外零落人家古
渡頭望望三衢知不遠爛柯山下卽龍丘

寄家書

緘書千里托鱗鴻雲路湯湯歎未通爲報白頭親莫
念平安還與在家同

自警

人生受斯理厥初本無僞一物爲之役聖賢始縣異
惟聖乃克全浩浩莫匪天弗假思與勉所欲咸自然
衆心緣汨沒斯理未純一惟學能反之茲焉造其極
反之曰伊何亦曰慎其獨日用亦云糾罔俾有繼慙

一念隱以微淵然人靡知而我於斯時必謹察其幾
暗室屋漏中神明常在側翼翼深自閑天理何曾息

画景

尺素山千頃雲多路更深人行巢鶴磴寺接掛猿林
雨過朝添礪霞生晚護岑江南舊風景時得画中尋

雪画

雲迥長天雪滿林釣魚人去已黃昏分明一段山陰
意底事高人不出門

宛轉歌

宛轉復宛轉宛轉情無斷郎情似車輪妾情似香篆
車停輪亦歇香盡篆亦滅郎情與妾情宛轉何時輟
羅敷行

采采怕歸遲使君前致詞君詞何綢繆不顧妾蠶饑
君將金買心妾將金比身君金可柔於妾心亦漂淪
妾夫本有婦君婦亦有夫使君當自思無事拖羅敷

書燈

小小銀缸短短檠紙屏風定煖浮馨春花一穗吐金
粟秋水半泓涵素星致用不宐筵上舞弟功應廢案
頭螢他時肯作墻根棄傳與兒曹照一經

倦繡圖

簇得夫容兩朶金倚牀無語又沉吟玉奴都不知人
事抵死相催下幾針

還鄉

非關張翰憶鱸魚不爲陶潛念菊籬底事歸心急於

箭雙親門巷立多時

寄友

書劒飄零故舊疎離懷憾憾竟何如江山不隔還家
夢魚雁難通寄友書芸館晝閒花落後柳塘風軟燕
來初楚雲吳樹元相接靜倚江樓嘆索居

睡起

寂寞掩林扉東風晝方永睡起落紅多斜陽半樓影
春暮

病目

垂楊覆井欄新筍漸成竿數日無人到薔薇獨自看
患目強難開冥心斲死灰併除青白障寧計晦明催
默誦新成句愁閒舊舉杯近來添佛念十日面如來

下弟回經丹陽

京塵漠漠染襦衫，依舊書生跨蹇還。
防虎夜投淳化鎮，聽雞朝度句容關。
僕夫已熟驅馳事，道路爭看困悴顏。
六悞科場垂廿載，髭毛那得不斑斑。

春日郊外書所見

麥熟菜黃三月天，村姑塗抹閉媯然。
茜紅裙子東風颺，小立沙頭喚渡船。
蠶月人家戶若封，小姑隨嫂入桑中。
蓬頭赤脚無顏色，只有裙兒映水紅。

漁父

眠鷗个个鋪明沙，清商一曲鳴蒹葭。
垂綸似忙還似暇，意豈果在尋魚蝦。
魚多還將換村酒，煖酒烹魚坐。

船首醺醺囑婦早，曝網嗚嗚命兒急。
擊缶儂家此樂真，自然何必人世無。
神僊全家不知離別苦，年年歲歲江湖邊。

村居

六言

村前村後放犢溪，北溪南浦魚案頭。
積高士傳門前迎長者車。

秋夜

六言

楊柳瑤堦月色梧桐落，井秋聲報道銅壺漏。
轉先生酒醒詩成。

香奩三首

倦倚雲屏意暗傷，錦衾瑤鴨靜吹香。
如何花外濺濺漏，才到孤眠便覺長。

半幅花牋着樣裁丁寧緘與玉奴來就中盡寫難言
事莫向人前便展開

龜甲屏風繞絳籠夜深涼冷與誰同愁來恨殺歸寧
事斷盡人腸是此風

鵲鴿

碧池露冷秋荷頽鵲鴿兩兩迎風戲相呼相喚不能
違欲去不去情依依睠茲微物尚知義寧不令人憶
兄弟

莫春郊行

樹裏人家半露牆郊原春盡有餘芳偶然聞鳥扶藜
出不覺沿流去路長一抹微風柳吹絮滿村晴日麥
登場何時解脫人間事來結山翁作醉鄉

次韻丁雪坡游僊

玉龍觀前花亂開飛瓊邀我相追陪翠管聲翻羽衣
曲綠醅香瀉流霞杯試騎長鯨入海舞忽有孤鶴橫
江來清風吹夢寂無語弱流渺渺空徘徊

句容道中

拂面風埃已句容依然風景去時同不堪一種秋池
上寂莫夫容尚未紅

宿白土

僕夫倦行役迫暮停征輪解鞍憇村墅言茲息艱辛
爇薪代明燭敷艸爲重茵呼童買村耐滌我匄中塵
酒薄心不怡欲醉渾無因傷哉東野蹇痛矣范叔貧
亦知有命在念此白髮親

出白土

晨興即長路曙色喜初分白土家家店青山處處墳
虎踪當路見雞唱隔林聞遊子心中事悠然嶺上雲

漁父

一葦橫江滢船頭雪正飛魚租輸未足不是暮忘歸
訪徐尚容

潁溪溪上艸堂閒雲樹千重杳藹間欲向梅南問消
息東風吹我過西山

阻雨再疊前韻

偶尋君至得身閒十載情悰一笑間天意不教人遽
別斜風吹雨暗前山

無題集句四首

一別音容兩渺茫羅帷空度九秋霜日高睡起無情
思萬轉千回嬾下牀

子規枝上月三更展轉紗帷睡不成添得情懷無是
處背燈愁泣到天明

夜合花開香滿庭酒醒還醉醉還醒一痕心事難消
遣卧看牽牛織女星

山色滿樓人未歸淚痕空濕嫁時衣何由得似雙鷓
鴒只過寒塘亦並飛

毘陵道中

昨日嘆辭家今日行更遠因思明日程忡懷愈難遣
志喜

桂子吹丹香滿身姓名今日薦書新幸酬老大青雲

志粗慰衰遲白髮親霧歛南山通隱豹水生北渚縱
窮鱗廿年一舉非容易豈是看花得意人

丹徒鎮水合陸行至江口

曉起敲冰促去程舟膠無計達江城功名何物能驅
我冒冷丹徒鎮上行

北行道中述懷

又攜憔悴上京華行李三千北望賒親老悞將身許
國歲殘時有夢還家聲催落木風添信陰結層空雪
弄花客緒慊慊排不得坐籠紗帽自煎茶

宿遷夜行

雲籠新月映青霄坐啓孤蓬促去橈積雪滿川風色
緊旅懷添得是今宵

獻縣早發

曉起驅車涉大荒離離雲月照車廂酒醒恠得寒侵
骨起視征衫滿袖霜

客中思親

帝京逢歲晏南望憶親居負矣冬溫被懷哉暮倚閭
湯多歸去夢頻闕寄來書說着農家樂從前悔業儒
中乙榜不就南歸

喜承 恩詔解儒官正以為師自古難山斗怕孤諸
子望雪螢未遣舊氈寒半檐行李和書束千里江山
引劔看獨有懷 君心未已紫雲西北是金鑾

呂梁洪

經旬病體怕支風兀坐蓬窓若夢中恍忽耳邊奔萬

馬扁舟橫渡呂梁洪

渡江

渺渺寒江駕短篷斑斑頭髮尚西東
淹流客况兼逢雨輕薄征衫不受風
萬里長空沒鷗鷺一泓秋水老夫容
十年書劍成何事羨殺磯頭把釣翁

先府君復土

手培新土漸成墳誰念傷哉子路貧
三釜空懷他日恨一衾才揜沒時身
精英不斷惟餘夢禮限難踰尚作人
三尺青松和露種百年腸斷紙錢春

除夕

風物蕭條一歲殘忍將衰病對椒盤
蹉跎尚握斑超筆慷慨時看貢禹冠
梅漸有香因得煖竹能無恙爲

禁寒一杯莫道貧非幸且得團圓共笑歡

高郵湖

參差城郭是高郵望望平湖不盡頭
初日蒼涼波底上閒雲零亂水心浮
平分烟樹藏村塢並立鸕鷀傍釣舟
一笑乘風馳百里片帆回首失揚州

宿汶上

汶上經過薄暮天空村雞犬亦蕭然
編茆作屋才容膝築土為墻不及肩
老少團團依壞坑牛羊成隊下荒阡
旋持稿秸炊黃黍斜日西風一縷烟

言懷

十年書劔屬飄零憔悴青衫太學生
有子策名粗畢志衰年隨計未忘情
風塵欺髣蕭蕭短雨雪侵衣漠

漢輕爭似歸來故鄉好西山自買薄田耕

友人陳君竹圃

主人自種千頭竹手洗長竿結為屋層層蒼翠作深
幃瑟瑟清風響寒玉湘雲一片蔽晴空卓午猶疑未
晨旭炎炎赤日燒空時涼陰四布無纖燠也知高興
比王猷終日臨軒面晴綠閉戶常令俗駕回掃榻時
延清隱宿豈惟至貴等封侯得此兼令人不俗世塵
不到意殊清肯厭常貧食無肉

過易水

馬頭沙草入秋枯易水蕭蕭恨有餘烈士聲名在天
地伯圖消歇有丘墟千年呂政辜難追當日燕丹計
亦疎不盡書生懷古意西風斜日倍唏噓

寄林時官永嘉

雨雪天寒雁北飛越南燕北渺天涯可憐薄祿驅人
得見客南窮父北陞

題画六言

籠柳輕烟不斷催花細雨無多古徑深藏漫艸小堂
遙隔松蘿

寄舅父國子張先生

碧梧飛葉動秋風回首江南意萬重斗祿驅馳疎骨
肉百憂任冉變形容囊無長物貧依舊案有清罇病
亦封望望渭陽情不極幾回談笑夢中逢

秋日思歸

庭樹蕭蕭忽報秋離懷拍塞思悠悠敝廬南國何人

守薄祿窮燕竟歲留馬上黃塵深汗面樽前白髮已
蒙頭西風吹醒功名夢一片閒情繞故丘
歸得園二十八詠

歸來堂

久客念當歸何待秋風生黃花有佳色青山無俗情
是間有真樂悠悠空令名

今是亭

履道心神融馳勞性真整是非兩悠悠大夢誰當覺
陶翁悟已久疇湏問今昨

晨光樓

人生亦旦暮一往不可追晨興陟層樓光景已熙熙
感此惜遲暮悠然千載思

三荒逕

種竹滿東原清陰接鄰壤三逕未全荒秋風吹灌莽
不容車馬過幽人自來往

菊存坡

杪秋風氣肅繁霜被原野采采黃金花盈盈尚堪把
會心即欣然何必東籬下

自酌軒

牀頭酒新蒨南軒花初灼開軒對新花引酒自斟酌
無人不妨閒客至亦不惡

寄傲窓

窓前有涼風道上有車馬渺渺塵埃中何似南軒下
未問羲皇初自是遺形者

容膝窩

人生百年內所造但秋毫顧此易足形而以物自勞
一安等千厦始識柴葉高

日涉園

芳園僅十畝頻策信夷猶嘉蔬日夕繁綠陰行已稠
豈曰勤四體亦復散襟憂

常關門

青苔滿蘿逕白雲護雙扉非關習性懶地偏人迹稀
春風翠簾捲惟有燕來歸

流憇切

肆目山之切意行還自息萬里白雲思悠然寄輕策
天地寂寥中此意無人識

出雲岫

古岫寒冥冥春風雲靡靡日出行雨歸日暮隨風起
彼美山中人無心任流止

知還巢

鴻鵠萬里心秋風迅征翰何如巢栖鳥朝翔暮知還
彼狂志四海此借一枝安

盤桓處

歲晏空山寂端居寡過逢衆卉紛已息悠然撫孤松
澆世不可羣聊復托高蹤

息交齋

脫簪謝朝行泉石任蕭散非關世我違自覺交游嬾
稍得喧煩隔不嫌輪鞅斷

情話館

浮世白日短青春曾幾何言念親故懽顧景共婆娑
儻此畢歲年所得良已多

琴書室

讀書娛道心非以祿仕謀瑤琴無俗調聊以寫煩憂
彼窮方求知寧復知天遊

西疇舍

綠野佳雨霽芳條青鳥鳴東作念良日西疇課農耕
丘園無俗事隴畝有閒情

巾車畝

崇畱帶平壤時時巾我車春晴涉芳陌秋晚歷荒墟
於焉有真適終老不願餘

棹舟溪

清谿不可唾時時載輕舟鮮飈漾文裾弱槩依寒流
禽魚共翔泳日晚更夷猶

窈窕壑

平生謝幼輿寄情在一壑豈無治世才不易閒居樂
酒醒山月高松風自迴薄

崎嶇丘

揚侯不去鄉端思釣遊處一丘何足多當年共容與
魚鳥亦會心良能供暇豫

欣欣林

膏雨潤芳原欣欣樹如沐物化無終窮春風月清淑
還似端居人道榮生意足

涓涓泉

新流瀨寒谷涓涓湜而止不供濯文纓聊堪洗塵耳
悠哉川上情誰應會深旨

植杖坪

閒居鮮世營良辰每孤往一咲自耘耔芳坪堪植杖
豈惟服農勤亦足寄遐想

舒嘯嶺

登高發孤嘯聊以寫憂端松風挾鼓吹疑是鹿門山
孫登不復生勝踐屬高閒

清流閣

清風在閣上流水在閣下纖塵不復生須眉堪倒寫
日暮聞滄浪知有臨流者

樂天居

榮願有終畢富壽豈人為彼狂不知天徒為小兒嗤
所以柴桑翁乘化不復疑

道傍殘碑

夕陽屬屬擁寒莎土蝕苔荒斷亦訛人世直饒金石
固百年風雨亦須磨

古井

改邑何妨舊井存苔花翦翦石欄春轆轤聲裡千年
澤不是郵亭閱過人

漁歌

斜陽詩思繞寒汀何處秋風款乃聲水渺蒹葭情不
極錦溪橋下白烟生

村漏

風雨空村人斷行
荒蕪寒漏夜冥冥
不須辛苦論長短
正好詩翁醉裏聽

魚

紫萍香爇雨初晴
波漾纖鱗映日明
欲識遊鯈箇中樂
試從濠上問莊生

文涑水詩終

文涑水遺文

易水弔荆軻賦

先生執教于涑
惟古是懷于游
于觀城郭之隈
寔惟易水經之
遂放舟而徘徊
嗚呼星移物換
遺事不消蒼波
激寒北風蕭蕭
古人之悲今人
之嘲也嗟祖龍
之雄鷲兮將六
邦而一噬今夕
納此城兮旦已
屠彼之地雖縱
橫之異策兮咸
坐盡於一弊何
子丹之狂兮又
佐以卿之昧將
料頭而編須兮
乃虓虎於一試
胡為其智之標
兮乃謀人之太
易於是白氣貫
蜺太陽不輝圖
歛七縮壯士遂
西至於負劍一
披身膏異庭豈
燕秦之德殊致
而其力之異形
哉譬之兩獸相
值雖必鬪於卒
然之頃然其最
輕而勞者必先
殞稍

重以逸者猶且生也徒使見者膽喪聞者氣折弔卿
九原于霜未歇而況素耳其所由今日其所涉者乎
彼如責以大義譏其小諒固理之當予亦同狀靖而
思之死非可嗜命豈再捐卿則失矣而豈無加於人
焉者乎曷不觀諸無才無德痴頑老子彼安知此邪
又不觀諸賣國賊璨死其宜矣彼豈求是邪若為友
以死者亦禮經之所許也但死而得其所者斯太山
之重而至難耳弔罷情豁命駕歸只涼飈四起落照
在水

遊黃金臺故址記

余少讀書見古賢君哲士之遇合有遺跡在天下未
嘗不思得以即其地而慰吾懷也成化乙未以乙榜

授易州涑水教諭涑水古燕趙之衝燕昭求士黃金
臺在焉思一登而弔之未暇也戊戌之夏海虞桑民
擇授泰和訓導將自京師赴上乃紆道訪余於涑留
數日因談邑中古跡謂斯臺之遊不可負也於是戒
僕馬載酒肴偕民懌往臺距城若干里有浮圖為識
而臺之故址莫考焉訪於里人指土壠以為是乃相
與披榛莽循蹊徑登而覽之但見喬林茂草荒煙落
日而已因慨念當時之事雖出戰國縱橫之習而有
戾於聖賢出處之義然而昭王下士之誠足以訓天
下之君而郭隗之言亦足以激天下之士去今數千
載人境俱泯而其名不與俱亡豈幸而致哉酒酣民
擇援筆為賦鏗訇瀚漫與茲地稱余欲繼而未能乃

記其事而系之歌歌曰國求士兮無金與臺士遠千里兮其誰能來燕王郭子兮今何在吾與子兮空御杯以徘徊

龍游從學記

景泰某年舅氏張宗德先生以乙榜教諭衢之龍游於時洪方以家庭子執經授業而先生駕言于邁洪念不能往從垂成之業無所於卒將遂棄而他圖先生不可言於家君曰若子猶吾子也其學之成與否吾均責焉比行遂持以去至止於茲三十有幾月矣披摘吟誦弗敢自佚而游道日廣從朋去來不能無所適而中心有不釋然者則以大人垂白而弱弟穉未更練傷無強近親戚仰給無所他時榮願不可逆

計而一時肯甘之奉或缺焉則洪不能辭罪矣深居歎恨或中宵淚零不能已已友人胡彥超知余所嬰每加慰洪曰子之志善矣而不必以是自歎也聞之先師曰父母在不遠游豈不以定省不可缺而滌灑之奉非可假人邪然在當時四方之士遠其親學者豈少哉言游吳人至輕千里而學於魯當其時其親在與否雖不可知而諸子之近而非魯人者豈皆無親哉未聞夫子之拒之也使士當學而不當從師遠游則夫子當拒其來矣子游子之鄉人也固子之所當法也龍游視吳與吳之視魯何如哉子惟自奮以取功名求所謂孝之大者可也定省之業昔人所重然固小之爲道也子亦求其大矣乎余聞之躍然曰

命我矣因筆而爲之記

送別駕鄒君之任杭州序

成化某年月 詔以涑水令安福鄒君某同知杭州府事於是君辭涑赴杭行有日矣涑之士民不忍其去也謀所以致其情於別離繾綣之間乃相率播之聲詩誦君之勲德而推叙於余余典教於茲得於表率之餘知君爲深而以文字爲職有不得辭而又有樂爲君道者君始以高科起家尹劇邑績最升朝拜監察御史激揚振肅譽籍籍起班行中俄以註誤左遷涑陽涑陽鄙小邑而近臨邊徼民貧而悍寇盜衝斥又當輦轂之衝近習中貴與夫將校往返徵索無虛日前政視如束濕君至以禮自律以法繩下而深

惻民隱未嘗以謫宦自供於是政平訟理道化大行民方賴之而君以遷去不得終惠乎涑涑之民有遺望焉豈不以不能久任乎君爲宰銓衡者責也而不知其間有不可已者君之才非可以一邑淹也蓋君爲邑而邑理在諫而諫行今茲佐郡亦推行而已又當無不治者吾知自佐而守由守而藩臬進而台司皆將自此而升也一郡一邑果足以淹君乎哉是爲敘

送顧彥昌北還敘

余雅性喜交游方鼓篋庠校弗克求及于天下或時聞人道天下之士有類君子者未嘗不識於心比歲獻藝春闈識顧君彥昌焉入吾意著吾耳目有足信

其爲君子也既而余辭乙榜歸吳不得與之游從方竊念之乃明年冬彥昌自京師來吳省其舅氏王侍勉先生先生吾姻家也因得周旋其間接其論言挹其容儀端直清修卓然君子也自冬徂春凡數閱月其間良辰勝叙必借二三佳友歷吳中諸山而游焉或讌歌遨遊或徘徊弔古豪談博辨意氣慨然初不計功名之得喪身世之窮達也余乃益信其所存所養有非目前流輩所及而區區亦益自慶其取友之不妥未幾將去吳而歸而吳之人士與之游者不忍其睽而去也謀所以贈處之義而昔勉徵言於余余告之曰古之君子誦詩讀書而上交千古尊賢好善而下交一世蓋欲萃天下之善會天下之理甚理會于心而用無不周善萃于身而體無不具體具用周而才德之出衆者吾見亦罕矣若彥昌往還湖海而半交天下之士則亦有以就其德不讓乎古之君子矣豈易得哉以不易得之人而處于易得用之時吾見其飛騰而去不終於此棲遲也彥昌行矣余亦有事進取明當遲余於青雲之達斯言其左契乎

明故昭信校尉蘇州衛百戶夏宗源墓志銘

昭信校尉蘇州衛百戶夏君宗源以成化丁亥八月七日卒於家鄉之大夫士暨衛所府邑官僚相繼往弔巷隘不能容車馬行衛之人咸惜之曰非是人曷克臻此君之先府君與余家君同娶于張余於君爲從母弟君少孤與余同學於外氏時外大父升遠翁

撫愛特至恒最余二人曰汝輩當交勉期並樹立母
為有先後也既而君以父蔭補官大植門戶名聞赤
然而余在困厄者幾二十載甫及領薦而君又已奄
忽棄去其情有足悲者及葬君之子禮持狀踏門泣
且請曰知先人者無踰叔父藉不朽之言以重先人
幸莫大焉嗚呼吾忍銘吾兄之墓邪又忍不有言以
慰吾兄邪按狀君諱源字宗源姓夏氏世為光州巨
族曾大父福仕勝國為叅政入

國朝從

太祖高皇帝戰累有功授百戶大父瑀襲其職遂官
于蘇父鐸早卒君生九年而孤甫十有六而官咸以
少而易之而君卓卓自立有所區畫偉然如老成人

及長益更練有識衛有難重事率君處分君刃迎節
解無絲髮壅滯遇事不可為衆束手無措君至莫不
釋然性至孝以父蚤亡母氏厲節撫已而養皆非逮
言及輒垂泣不已而事祖母極謹尤謹於祭祀其治
家嚴而不苛與人交和而重義又能赴人緩急平生
藥疾樵死飯饑燂寒常若不及景泰間歲儉有租數
百斛悉捐弗取雅喜接賢士大夫雖急遽未嘗厭怠
而嘉儀令辭有足動人者故一時名臣顧德往往樂
與之交嘗遣禮從余遊所以望之者甚至禮亦修謹
嗜學學成而君逝矣惜哉君生永樂壬寅二月十日
享年四十有六娶阮氏蘇州衛千戶武略將軍讓之
女生禮及禎禮襲其官娶喻氏禎娶某氏女二長適

左所千戶唐弘次適右所千戶闔某子謹卒之又明年巳丑十二月庚申葬吳縣支硎山新塋銘曰孰不有生維立則成熟不有官維克之榮吁嗟夏侯德音孔宏既操之楨亦志之行弗隕厥聲胡弗永其齡方壯而傾有鬱支硎是維佳城尚安于茲以永無驚

趙公世本墓志銘

余姻趙公世本既卒其孤謙將治葬以余知其父行之詳也泣請銘墓不獲辭遂敘而銘之公諱興祖世本字也姓趙氏世爲蘇之長洲人自高曾而下皆晦迹弗耀大父某始以才諳薦起仕

國初爲池州青陽丞父原潯母顧氏公自幼能砥礪

志行初原潯從青陽君宦游青陽卒貧不能歸留金陵久之既而挈帑還業將有營立未遂而亡公方髫鬣亂傍無強近親戚孑然無所顧藉遂刻力事生握勞操苦不數歲遂大植門戶而其持身終始一以儉朴雖故楮弊幃必緝而藏之旋出以副所需莫不適用生平恒以弗逮養親爲憾四時奠獻必誠必潔而事繼母陸尤極孝敬御宗黨必以恩而能以義自持嘗誨諸子曰治身治家皆當以勤儉孝弟爲本吾幼孤弗暇從學而先緒賴不墜者事此耳又以家世播遷之餘門祚衰薄思有以振青陽之業遣孫璠補郡庠弟子貞凡所以教督策厲者無所不用其至晚年以家付子若孫徜徉詩酒間佳時勝日必命賓友具酒

肴遨遊山水間悠然自適蓋不知其老而耄及之也
嗚呼達哉成化丙戌十二月乙卯以疾卒距其生洪
武辛未十二月丁亥享年七十有七配同郡徐氏子
男三人長謙娶陸氏次讓娶周氏又次誠娶葉氏女
三人適黃以安陳智顧庠孫男四璿瑤瑄璉女一曾
孫男三女二十成化戊子正月二十四日葬吳縣至
德鄉仰天山之原銘曰 旣儉亦勤植維其門孝弟
恂恂康維其身匪康則身貽其子孫尚百年斯其永
存

文涑水遺文卷

終





